

<<额尔古纳河右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936

10位ISBN编号：7530209930

出版时间：2005-12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额尔古纳河右岸>>

内容概要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

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三获鲁迅文学奖，并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额尔古纳河右岸>>

书籍目录

上部 清晨中部 正午下部 黄昏尾声 半个月亮跋 从山峦到海洋

<<额尔古纳河右岸>>

章节摘录

上部 清晨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

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

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狗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

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

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

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

我不怕天旱，但我怕玛克辛姆的哭声。

柳莎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

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

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

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

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

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

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什么的，然后再回到山上。

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

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

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

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

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

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

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

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

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

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

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我以为西班会把桦树皮吃掉，他从小就喜欢啃树皮吃，离不开森林的，可他最终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它放在神鼓上了。

我觉得西班放在神鼓上的，是他的粮食。

他就带着这么一点儿粮食走，迟早要饿死的。

我想西班一定是为了可怜的拉吉米才同意下山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

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

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蜇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

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

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

安草儿不像别人那样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

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

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

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

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

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

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

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话。

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

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

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

我的母亲叫达玛拉，父亲叫林克。

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

为了能获取上好的熊胆，父亲找到熊“蹲仓”的树洞后，用一根桦木杆挑逗它，把冬眠的熊激怒，才举起猎枪打死它。

熊发怒的时候，胆汁旺盛，熊胆就会饱满。

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圆润的熊胆，还有我。

我初来人间听到的声音，是乌鸦的叫声。

不过那不是真的乌鸦发出的叫声。

由于猎到了熊，全乌力楞的人聚集在一起吃熊肉。

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

很多出生在冬季的孩子，常由于严寒致病而夭折，我有一个姐姐就是这样死去的。

她出生时漫天大雪，父亲去寻找丢失的驯鹿。

风很大，母亲专为生产而搭建的希楞柱被狂风掀起了一角，姐姐受了风寒，只活了两天就走了。

如果是小鹿离开了，它还会把美丽的蹄印留在林地上，可姐姐走得像侵蚀了她的风一样，只叫了那么一刻，就无声无息了。

姐姐被装在一条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了。

这让我母亲很难过。

所以生我的时候，母亲把希楞柱的兽皮围子弄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再有一缕寒风伸出吃人的舌头，带

<<额尔古纳河右岸>>

走她的孩子。

当然，这些话都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

她说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全乌力楞的人在雪地上点起篝火，吃着熊肉跳舞。

尼都萨满跳到火里去了，他的鹿皮靴子和狗皮大衣沾了火星，竟然一点儿都没伤着。

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是我们乌力楞的族长，我叫他额格都阿玛，就是伯父的意思。我的记忆是由他开始的。

除了死去的姐姐，我还有一个姐姐，叫列娜。

那年秋天，列娜病了。

她躺在希楞柱的狗皮褥子上，发着高烧，不吃不喝，昏睡着，说着胡话。

父亲在希楞柱的东南角搭了一个四柱棚，宰杀了一只白色的驯鹿，请尼都萨满来给列娜跳神。

额格都阿玛是个男人，可因为他是萨满，平素的穿着就得跟女人一样。

他跳神的时候，胸脯也被垫高了。

他很胖，披挂上沉重的神衣神帽后，我想他一定不会转身了。

然而他击打着神鼓旋转起来是那么的轻盈。

他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着，寻找着列娜的“乌麦”，也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灵魂。

他从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上。

他倒地的一瞬，列娜坐了起来。

列娜朝母亲要水喝，还说她饿了。

而尼都萨满苏醒后告诉母亲，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个黑暗的世界了。

秋天时驯鹿因贪吃蘑菇而不愿意回到营地，那时我们常把驯鹿仔拴起来，这样驯鹿就会惦记着回来。

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出希楞柱，我在星光下看见了先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小驯鹿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了。

我攥紧母亲的手，打了个深深的寒战。

我所能记住的最早的事情，就是这个寒战，那年我大约四五岁的光景吧。

我从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伞一样的希楞柱，我们也叫它“仙人柱”。

希楞柱很容易建造，砍上二三十根的落叶松杆，锯成两人高的样子，剥了皮，将一头削尖了，让尖头朝向天空，汇集在一起；松木杆的另一端则戳着地，均匀地散布开来，好像无数条跳舞的腿，形成一个大圆圈，外面苫上挡风御寒的围子，希楞柱就建成了。

早期我们用桦皮和兽皮做围子，后来很多人用帆布和毛毡了。

我喜欢住在希楞柱里，它的尖顶处有一个小孔，自然而然成了火塘排烟的通道。

我常在夜晚时透过这个小孔看星星。

从这里看到的星星只有不多的几颗，但它们异常明亮，就像是擎在希楞柱顶上的油灯似的。

尽管我父亲不愿意到尼都萨满那里去，但我爱去。

因为那座希楞柱里不光住着人，还住着神。

我们的神统称为“玛鲁”，它们被装在一个圆形皮口袋里，供奉在希楞柱入口的正对面。

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像前磕头。

这使我很好奇，总是央求尼都萨满，让他把皮口袋解下来，让我看看神长得什么样子。

神身上有肉吗？

神会说话吗？

神在深更半夜会像人一样打呼噜吗？

尼都萨满每次听到我这样跟他说玛鲁神，都要拿起他跳神用的鼓槌，将我轰出。

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

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狩猎时也从不结伴而行。

父亲非常清瘦，尼都萨满却很胖。

父亲是个打猎高手，尼都萨满行猎时却往往是空手而回。

父亲爱说话，而尼都萨满哪怕是召集乌力楞的人商议事情，说出的话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的。

据说只有我出生的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夜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

<<额尔古纳河右岸>>

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父亲爱和母亲开玩笑。

他夏季时常指着她说，达玛拉，伊兰咬着你的裙子啦！

伊兰是我们家猎犬的名字。

“伊兰”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光线”的意思。

所以天黑的时候，我特别爱喊伊兰的名字，我以为跑过来的它会携带着光明，可它跟我一样，只是黑暗中的一团影子。

母亲太热衷于穿裙子了，所以在我看来，母亲盼夏天来，并不是盼林中的花朵早点开放，而是为了穿裙子。

一听说伊兰咬了她的裙子，她就会腾空跳起来，这时父亲就会得意地大笑。

母亲喜欢穿灰色的裙子，裙腰上镶着绿色的缝道，前面的缝道宽，后面的缝道窄。

母亲在全乌力楞的女人中是最能干的。

她有着浑圆的胳膊，健壮的腿。

她宽额头，看人时总笑眯眯的，很温存。

别的女人终日在头上包着一块蓝头巾，而她是裸露着头发的。

她将那茂密乌黑的发丝绾成一个发髻，上面插着一支乳白色的鹿骨打磨成的簪子。

达玛拉，你过来！

父亲常常这样招唤她，就像招唤我们一样。

母亲慢吞吞地走到他身边，父亲往往只是笑着扯一下她的衣襟，然后在她的屁股上拍一下，说，没事了，你走吧！

母亲努一下嘴，不说什么，接着忙她的活儿去了。

我和列娜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活计，熟皮子，熏肉干，做桦皮篓和桦皮船，缝狗皮靴子和手套，还有烙格列巴饼，挤驯鹿奶，做鞍桥等等。

父亲看我和列娜像两只蝴蝶离不开花朵一样绕着母亲飞，就嫉妒地说，达玛拉，你一定得送给我个乌特！

“乌特”就是儿子的意思。

而我和列娜，像我们这个民族的其他女孩一样，被叫做“乌娜吉”。

父亲管列娜叫“大乌娜吉”，我则成了“小乌娜吉”。

深夜，希楞柱外常有风声传来。

冬日的风中往往夹杂着野兽的叫声，而夏日的风中常有猫头鹰的叫声和蛙鸣。

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

母亲平素从来不叫父亲的名字，而到了深夜他们弄出了风一样响声的时刻，她总是热切地颤抖地呼唤着：林克，林克……父亲呢，他像头濒临死亡的怪兽，沉重地喘息着，让我以为他们害了重病。

然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们又面色红润地忙着自己的活计了。

就在这样的风声里，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久，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

父亲有了自己的乌特后，即使狩猎归来一无所获，一看到鲁尼的笑脸，他阴沉的脸也会变得和颜悦色了。

达玛拉也喜欢鲁尼，她干活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她放在桦皮摇车里，可她不，她把鲁尼背在肩头。

这时达玛拉的鹿骨簪子就戴不得了，鲁尼老是伸手去抓，抓下来就放到嘴里啃，簪子尖尖的，达玛拉怕扎了鲁尼的嘴，所以就不戴它了。

而我喜欢母亲戴着簪子的样子。

我和列娜也喜欢鲁尼，我们抢着抱他，他胖乎乎的，像只可爱的小熊，咿呀叫着，口水流进我们的脖子，就好像钻进了毛毛虫，痒得慌。

冬天时我们喜欢用灰鼠皮的尾巴去扫鲁尼的脸，每扫一下他都要咯咯笑个不停。

夏天时我们常背他到河边，捉岸边草丛中的蜻蜓给他看。

有一次母亲给驯鹿喂盐，我和列娜把鲁尼藏在希楞柱外装粮食的大桦皮桶里。

<<额尔古纳河右岸>>

母亲回来发现鲁尼不见了，慌张了，她四处寻找，没有见鲁尼的踪影，问我和列娜，我们都摇头说不知，她哭了起来。

看来鲁尼和母亲是连心的，先前他还安静地待在桦皮桶里晒太阳，母亲一哭，他也哭了。

鲁尼的哭声对母亲来说就是笑声，她循声而去，抱起他，斥责我和列娜，那是她第一次跟我们发脾气。

鲁尼的出现，使我和列娜改变了对父母的称呼。

原来我们规规矩矩地像其他孩子一样，称母亲为“额尼”，称父亲为“阿玛”，因为鲁尼太得宠了，我和列娜起了嫉妒心，私下里就管母亲叫达玛拉，叫父亲为林克。

所以现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我还有些改不过来。

请神饶恕我。

乌力楞的成年男人身边都有女人，比如林克有达玛拉，哈谢有玛利亚，坤德有依芙琳，伊万有蓝眼睛、黄头发的娜杰什卡，可尼都萨满却是孤身一人。

我想那狍皮口袋供的神一定是女神，不然他怎么会不要女人呢？

我觉得尼都萨满跟女神在一起也没什么，只不过他们生不出小孩子来，有点让人遗憾。

一个营地里，如果少了小孩子，就像树木缺了雨水，看上去总是不那么精神的。

比如伊万与娜杰什卡，他们常常逗自己的那双儿女——吉兰特和娜拉，并发出哈哈的笑声；坤德与依芙琳的孩子金得，虽然不那么活泼，但他也像盛夏时飘来的一片云彩一样，给坤德与依芙琳带来阴凉，让他们心境平和。

相反，哈谢与玛利亚因为没有孩子，脸上就总是弥漫着阴云。

一旦罗林斯基来我们的营地了，他带到哈谢的希楞柱里的，就不仅仅是烟酒糖茶了，还有药。

可玛利亚吃了那些治疗不孕症的药后，肚子还是老样子，急得哈谢像遭到围猎的驼鹿一样，脸上总是现出茫然的神情，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玛利亚常用头巾遮住脸，低着头去尼都萨满的希楞柱。

她去拜见的不是人，而是神。

她希望神能赐予她孩子。

依芙琳是我的姑姑，她很爱讲故事。

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传说以及父亲与尼都萨满之间的恩怨，都是她告诉我的。

当然，有关民族的传说故事，是在我年幼时就听到的；而大人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尼都萨满先后变得癫狂后告诉我的，那时我已快做维克特的母亲了。

我这一生见过的河流太多太多了。

它们有的狭长，有的宽阔；有的弯曲，有的平直；有的水流急促，有的则风平浪静。

它们的名字，基本是我们命名的，比如得尔布尔河、敖鲁古雅河、比斯吹雅河、贝尔茨河以及伊敏河、塔里亚河等。

而这些河流，大都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或者是支流的支流。

<<额尔古纳河右岸>>

编辑推荐

《额尔古纳河右岸》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部落是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诉说感天动地的民族故事，通灵萨满的旷世大爱为疲惫的人们点燃归航的明灯。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

他们任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额尔古纳河右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